



盡言集卷第四

論胡宗愈除右丞不當第十三

右臣自四月已後九十二次奏疏論列胡宗愈
罪狀至今未蒙付外施行臣夙夜思念不遑寧
處竊謂 祖宗以來臺諫官之論執政者多矣
若果中其罪則大臣無不罷免或所言失實則
臺諫官亦須降黜蓋進退之義不可不正是非
之理不可不明未有君子小人并容於朝廷者
也宗愈以姦邪之才據綱紀之任欺君亂法背
公成朋肆行貪婪毀棄廉耻臣等前後章奏至

於數十 陛下一切留中無所可否邪正並立
枉直兩存上違累聖之舊章下失萬邦之屬望
臣於此際何以為心見惡不擊則非忠畏禍中
輟則非義使邪黨漸登於要路大姦久處於廟
堂寢生厲階禍及天下臣恐異時之公議追咎
今日之言官雖伏重誅豈能塞責臣所以不避
煩瀆之罪屢陳迫切之言伏望聖慈特垂省察
若宗愈之罪惡既皆得實即乞早行罷免以慰
中外之望若臣之所奏稍涉誣罔亦乞重行降
黜以為妄言之戒惟冀早施睿斷明示天下不

勝幸甚

第十四

右臣自四月已後凡十三次論列胡宗愈罪惡
乞行罷黜至今未蒙施行臣竊惟自昔臺諫官
彈擊執政未見是非不決如此之久伏尋故事
盖嘗有留百官班廷諍及闔門待罪自求貶降
之例臣所以包羞忍耻涉歷九月而不敢輕為
去就者誠欲廣 陛下納諫之盛德致賤臣愛
君之孤忠與其速去以潔身不若盡言而報國
是以剖析義理援引古今凡可以上助聰明之

萬一者臣皆披瀝肝膽而盡言之矣 陛下雖未加臣狂瞽之誅而公議已及臣失職之罪循省微陋實不足以勝天下之責恭惟 祖宗以來體貌輔弼雖用捨之道主於至公而登拜罷免亦有時會今興龍之後正當進退大臣之機伏望特奮剛斷早去宗愈使中外知 陛下聖德之日新而朝廷君子之道長非臣一人之幸實天下之幸也失今不圖養虎遺患則臣所謂留班廷諍合門待罪之下策將不得已而為之矣惟冀聖慈審察公議出臣前後章疏付外施行

行

第十五

右臣伏自四月已後九十四次奏疏論列胡宗愈罪狀至今未蒙付外施行臣竊謂 二聖臨御以來勵精求治遵守法度曾無過舉諍臣之職足以優為惟是君子小人消長之機實天下國家治亂之本要在分別真偽判白忠邪使上心明辨而無疑則群小不攻而自破今之急務獨此為先臣伏見宗愈以姦回之資挾宰相之親援君亂法盜取名器更相朋比無復畏憚中

外之論皆謂宗愈之進非 陛下之本意為大
臣之所誤臣是以採摭衆議稽叅實迹歷指宗
愈之罪凡十二事皆有按據昭如日星雖 陛
下意在兼容未加考驗而微臣官有言責豈敢
違寧伏望聖慈特垂省察若臣之所言稍涉誣
罔則乞重行降黜以戒虛妄若察宗愈罪惡如
臣所奏乞速賜罷免以警姦慝臣及宗愈義難
兩立惟冀早行睿斷以決是非使諫官職業不
自臣廢豈勝幸甚

第十六

右臣伏為累曾奏疏論列宗愈罪狀乞行罷免
至今未奉指揮竊惟 二聖臨御以來開廣言
路天下之情幽遠必達顧臣愚陋獲塵諫列實
千載一時不可逢之嘉會豈不貪戀聖德願效
萬一然而數月之間止以宗愈一事章十五上
未蒙聽納夙夕憂懼若在塗炭豈臣精誠不至
無以感動天心論議不切莫能開悟聖意何所
言之久不効也自昔臺諫官論列執政未嘗有
兩全之理今朝廷未加臣以妄言之誅則是
陛下粗以臣言為信而乃依違累月未覩施行

縉紳之間不知諫疏之留中往往指目譏誚臣等以謂容身懼禍墮廢職事遂使小人久污廊廟公議若此安可不畏臣聞天下之理惟是與非為人君者固當正心誠意以審其是而已願陛下博考僉言詳為遠慮以臣所言宗愈十二事反覆紬繹若非誣罔即乞罷宗愈以從人望進有德以尊朝廷或宸衷以為不然亦乞出臣章疏明正其罪使臣上不負陛下之拔擢下不失諫官之職業惓惓之志罄盡於此

第十七

右臣自四月後來凡十六次奏疏論列胡宗愈罪狀乞行罷免至今未奉指揮臣迫於公議不敢中輟頻煩天聽宜被譴逐陛下曲示寬容未加竄斥臣若知難而止不復盡言則上以結執政之驩下以圖一身之利何獨自若力犯大姦臣雖甚愚竊亦有說輒傾丹懇再冒聖聰仰冀睿慈留神聽納臣聞聖人之治天下有禮義廉耻之教有刑罰誅殛之威禮義廉耻所以待天下之君子刑罰誅殛所以待天下之小人非聖人有厚薄之私蓋禮義廉耻由賢者出則不

得以治小人者待之也伏惟 陛下恭已於巖
廊之上而賦政於萬里之外所以朝夕圖議天
下之事者執政數人而已若得當世之賢者而
任之則朝廷尊嚴四方率服苟非其人則堂陛
陵夷取輕中外不可不慎也今宗愈匿宰相之
親嫌盜中司之要任欺罔人主之聽隳廢 祖
宗之法立朝有朋黨之實行已多貪濁之惡自
叨大任臺諫官前後論列不知其數而宗愈偃
然自若殊無愧心禮義廉耻固已掃地 陛下
猶以待君子之道待之而望宗愈之自引以全

體貌臣竊以為過矣管仲有言曰禮義廉耻是
謂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古之善觀人國者
惟以此道而逆知其盛衰今宗愈犯義如此豈
能為 陛下設張四維以致天下之治乎臣聞
十人之聚議無不公蓋以其好惡是非難蔽於
一偏之說而衆心所服者惟理而已臣向者嘗
言宗愈十二事皆縉紳士大夫之公言明有按
據非特十人之聚也 陛下一切留中不加考
質則天下知公議將無所伸小人之姦謀盖有
所恃臣獨憂之 陛下勿謂人言宗愈之姦邪

而未嘗親見其實狀遂以宗愈為可用也唐李
勉嘗對德宗曰天下皆知盧杞之姦邪而獨
陛下不知此所以為姦邪也蓋大姦之人行偽
而堅言偽而辨順非而澤陽為可信熒惑世主
之聰明故能盜竊名位終亂天下也若及其未
用之前見其可疑之迹則不得謂之姦邪矣惟
陛下虚心澄慮詳繹庶言以臣章疏付之有司
特令推究如稍涉虛誕臣甘受罔上之戮或皆
有實狀即乞早罷宗愈以慰天下之望臣無任
跼踖俟命之至

第十八

右臣伏自去年四月後來凡十七次奏疏論列
胡宗愈罪狀乞行罷免至今未蒙施行臣聞齊
桓公之郭問其父老曰郭何故亡父老曰以其
善善而惡惡也桓公曰若子之言乃賢君也何
至於亡父老曰不然郭君善善而不能惡惡
而不能去所以亡也臣每讀至此未嘗不掩卷
太息以謂鄙夫固陋燭理不明人之所非反以
為是衆之所惡復以為美此乃愚者偏暗之常
態固不足論若夫能知天下之善惡如辨白黑

而無疑惑之心蓋非智者有所不及然而郭君
反以此而亡國其故何也夫郭君能知善之為
善惡之為惡則不可謂之不智特以見其善而
不能用使君子無以自立知惡而不能去使小
人得以成朋因循積累其害遂至於亡國然則
有天下者可不視此以為戒乎臣竊惟宗愈欺
君亂法毀滅廉耻其罪惡顯著為中外共知者
十有二事臣固已極言之矣自後相繼奏章中
執前論惓惓之懇必已盡關聖覽若臣言為妄
則是榮感天聽詎陷大臣宜正典刑以戒

若宗愈之罪如臣所奏則是陛下知其惡矣
知惡而不去此古人之所戒也臣官有言責實
畏公議苟不能排斥姦慝振舉紀綱使群小浸
盛壞亂政事則臣雖受異日之戮亦無補國家
之患惟陛下辨之以早斷之以獨出臣前後
章疏付外施行不勝願望

第十九

右臣伏自去年以後凡十八次奏疏論列胡宗
愈罪狀乞行罷免至今未覩施行夙夕慚悻如
負芒刺臣自領職以迄于今知無不言每蒙聽

納獨是宗愈累章未出竊惟聖慮所以兼容必謂日月已深艱於追禡是以特屈公議使之兩全萬一如此臣竊以為過矣臣嘗觀 仁宗皇帝用陳升之為樞密副使是時呂誨方在言路指其私行極力彈劾 仁宗皇帝初亦難之而誨論奏不已章至於十八上涉歷數月卒罷升之而後已宗愈自始進用不協物望與升之無異臣言宗愈之疏其煩多與誨略同而宗愈冒昧居位又與升之時月不甚相遠豈 仁祖能受盡言於昔而 陛下不能聽之於今呂誨能

逐姦人於前而臣不能去之於後以微臣之謏薄猶見賢而思齊如 陛下之聖明豈知惡而不去若謂進退執政必有迹狀則臣按宗愈不無顯罪初除御史中丞與見任宰相明是姻家隱而不言盜取要任當時幸人之不知而知者亦不以告 陛下欺君亂法孰甚於此以至身任風憲不脩廉節負所居房縉不肯償還遂致開封爭訟御史彈糾朝廷一切置而不問玷辱國體墮廢臺綱宗愈坐此二罪自合明行貶黜而况其餘姦慝事狀尚多 陛下何故優容如

此之久臣又嘗考尋呂誨所論陳升之章號不
過以謂揚歷甚淺聞望素輕尹京無狀遽叨夫
用疑其陰有趨附由徑而進及升之妻有重表
疏遠之妹嫁於中官嘗與往還不避嫌疑若此
之類止於數事蓋未有姦邪貪猥如今日宗愈
之甚者也臣忝備耳目之寄而使陛下股肱
心膂之任容有此人叨據經年不能排斥尚何
面顏出入朝廷而以諫官自名乎臣若未至竄
逐終不敢緘默以負陛下拔擢之意伏望聖
慈早出臣前後章奏付外施行

第二十

右臣輒瀝血誠仰瀆天聽事出迫切無復文飾
惟冀聖慈留意省覽臣自去年四月初八日延
和殿與左司諫韓川同奏胡宗愈姦邪朋黨不
堪大任自後十九次上疏條陳罪狀而五月中
臺臣亦有彈劾遷延至此未蒙施行向者孫覺
揚康國相繼辭職而去獨臣與川始終論列未
嘗敢置自十一月後川見陛下未賜聽納堅
乞外補臣本欲歲前上殿更以公論開陳而川
別有除命不復供職臣以左右省並無諫官拘

礙文法不敢獨員乞對同時言事之人去之殆
盡臣若更顧身計不為陛下極辨邪正則臺
諫之風日亦衰替姦慝之勢日益盛強實於聖
朝所損不細此臣所以憤懣感發而不能自己
也臣歷觀祖宗以來言者彈擊執政未嘗有
是非不決枉直兩存之理今御史中丞李常侍
御史盛陶迫於衆議亦嘗以宗愈為言而依違
觀望不敢深論臣竊料其意不過以謂陛下
若逐宗愈則常輩將欺罔搢紳曰朝廷用我之
言已罷執政矣若臣所論大過忤旨獲譴則常

輩初無切直之言又可免責進退無患足以竊
位陛下用此等人持綱紀耳目之任亦何補
於聖德乎臣非特患宗愈之汚廟堂又憂常等
之壞風憲也臣伏覩陛下即政之初首開言
路擢用忠良使在臺諫如劉摯王巖叟等論蔡
確章惇之罪則陛下為之罷確宰相罷惇知
樞密院又論張璪姦邪則璪罷中書侍郎孫覺
等論韓縝不協人望陛下用縝為右僕射纔
方數月遽令外補傳克俞等論李清臣無狀則
清臣罷尚書左丞自是四海之內莫不歌頌厭

服以謂 陛下用人納諫有 祖宗之風故三
數年間公議得行大臣知畏姦人歛迹君子道
長豈非用此道歟今宗愈自進用以來惟其朋
黨之外無一人以為可者其懷姦為利與礫輩
何遠其昏謬無補則又甚於縝與清臣豈 陛
下前日去數人之易而今日去一宗愈為難哉
臣讀魏鄭公之諫唐太宗曰正觀之初恐人不
言導之使諫三年以後見人諫諍悅而從之一
二年未不悅人諫雖勉聽受終有難色臣竊謂
太宗之烈足以比迹湯武庶幾成康然責之以

備則有愧於三代之隆者特在於不能慎終如
始而已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易曰有始有
卒者其惟聖人乎願 陛下以詩易之言為法
以唐太宗之事為戒無使後之視今猶今之視
昔也書曰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於
汝志必求諸非道臣之狂愚逆 陛下之心多
矣惟求諸道則或有萬一之補伏望 陛下以
宗廟社稷為計早罷宗愈斷之不疑更擇忠厚
端正之人置於言路以代常等庶幾協力上裨
聖治天下幸甚

貼黃

臣叨被上恩不次擢用未能報塞萬一豈敢輕為去就然自來論列執政是非固難並立臣之悃愫盡於此章若聖意確然不回則是臣言無補湏至援引故事自求貶黜况宗愈顧惜名位不知廉耻儻陛下務為優容俟其自請以理度之必無是事又慮聖慈不欲出臣之奏恐傷體貌臣已一面申三省乞奏請前後章疏付外

施行去訖伏乞早賜睿斷去邪勿疑以慰天下之望

申三省狀

右某自去年四月後來凡二十次具狀論奏胡宗愈除尚書右丞不協公議及以欺君冒進姦邪貪猥之罪十二事條列以聞乞行罷免至今未奉指揮竊慮上件章疏不曾降出伏乞特賜奏請付外施行

第二十一

右臣伏為前後二十次論奏胡宗愈罪伏乞行

罷免而聖德寬厚務全體貌章皆留中未蒙施行宗愈幸累疏之不出盜據丞轄包羞替年辱國已甚臣忝居言路職在繩糾遂舉彈文之大略以申三省宗愈並不避位視事自如中外指目近世輔弼毀滅廉耻未見如此之極也臣竊伏思念輿情之所以共惡者不過責其無耻之一節而臣之所以深疾者特誅宗愈之意爾臣聞國家設諫官御史之職本欲肅正綱紀防察姦邪故風采所擊貴賤震恐非一二小臣敢作威福蓋朝廷上下之體待此而後嚴也今宗愈

既知臺諫之彈劾而力戰公議若無所睹惟其以言者為不足卹是乃陵蔑陛下之風憲為大臣而有輕視人主之心陛下縱欲赦之其如朝廷何其如天下何使宗愈實無他罪止此一事猶在譴訶之域而况欺君亂法姦邪貪猥罪狀顯著至於數十尚安足以預廟堂之論處具瞻之地乎伏望聖慈深加省察以臣前後章疏付之有司公行推究若宗愈之罪如臣所言即乞特賜睿斷早令罷黜若臣所論無實亦乞重行竄逐庶分邪正以服天下

盡言集卷第四終

盡言集卷第五

論章惇強買朱迎等田產事

右臣伏見蘇州崑山縣百姓朱迎徐宗唐遂諸
育四人經戶部陳狀各稱有田產元係抵當市
易官錢後來連值災傷不能如期結絕所納息
罰已過官本其餘逋欠自合依元祐元年二月
二十八日朝旨特與除放今來州縣官司不惟
廢格詔令不為施行而又章惇作男名目將朱
迎等不願出賣田產逼脅逐人湏令供下願賣
文狀並從賤價強買入已雖有不即承伏之人

縣官畏惇之勢往往誣以他罪屢加刑責必使如意而後止異日迎等遍詣本州及轉運提刑司次第陳訴並不依公理斷雖一偏之辭未足盡信而民負抑屈無所伸告不遠數千里赴愬省部流離顛頓恐不徒然按惇以大姦之才抱死黨之志方陛下踐祚之始布平易近民之政惇備位大臣不能輔成上德而包蓄詭計動爲異論陽示強鯁陰助奸慝以至惇慢帷幄之前殊無臣子之禮 陛下以天地之量赦而不誅止罷執政出之藩鎮謂宜追省前過痛自

懲艾而長惡不悛陵莪國法劫持州縣強市民產前後大臣肆行姦惡未見如此之甚者臣竊謂惇閑居里閭不與政事而氣燄凶暴官司莫之敢忤寧屈 陛下之法不敢違惇之命使惇得行其志則天下之弊將有不可勝言者矣伏望 陛下詳此事理留意遠民特降指揮下戶部取朱迎等四狀選差臺官置獄推劾若惇果有上件罪狀即乞特行寬宥以戒亂政跋扈之臣其州縣及監司承望風旨殘害平民亦乞重行追奪以懲奉法不謹之吏庶存公道以召和

氣

第二

右臣近嘗彈奏章惇強以賤價買民田產及州縣監司承望風旨不敢違忤雖朱迎等次第陳訴並不依公理斷欲乞選委臺臣置獄推究今已累日未聞施行按惇抱死黨之志而濟以陰謀蘊大姦之才而輔之殘忍因緣王安石呂惠卿之黨遂得進用而構起邊隙徼幸富貴在先帝時已坐買田不法嘗罷執政元豐之末再叨大任陛下嗣位擢真大樞而內懷姦謀沮

毀聖政公肆惇慢殊無臣禮陛下曲示容貸未忍加誅出之近藩已屈公議繼以家難退歸里閭而敢憑恃凶豪陵暴寡弱使無辜之民流離失業不遠數千里求直於戶部覽其訴牒可為心惻臣竊謂崑山縣官輒違詔旨將朱迎等不願出賣田產逼以威刑須令供下願賣文狀使惇並以賤價強買入已則是縣官畏惇也朱迎等詣本州及轉運提刑司陳訴而逐處不敢受理則是州郡及監司畏惇也朱迎等抱負屈抑赴愬省曹本部明知兩浙監司皆有妨礙雖

楊傑係後來到任而其人孱懦齷齪苦無風力
自合申稟朝廷選官根究而姑欲應法止委楊
傑則是戶部畏惇也國家設置御史本以糾察
百僚今自中丞以下未聞有一言繩其亂法則
是御史臺畏惇也臣忝備諫職不敢緘默輒據
事狀奏疏論列而執政不能明正典刑惟務姑
息不即選差公方正直不畏強禦之士俾之窮
治而視為常事止送發運司體量則是執政畏
惇也夫州縣監司之畏惇而廢格詔條以害良
民則國家之憲章具在猶可按劾今執政大臣

及御史臺尚亦畏惇則朝廷之綱紀復何望哉
願 陛下明詔輔弼共守直道有功必賞有罪
必罰無使邪正雜揉枉直混淆好惡不明是非
莫辨依違畏縮徒為自全之計則 陛下威福
之柄不至陵夷而姦雄跋扈之臣少知畏矣伏
望聖慈檢會臣前奏事理特賜指揮施行

第三

右臣近聞蘇州崑山縣百姓朱迎等經戶部論
訴章惇強以賤價買民田產遂具奏陳乞委臺
臣置院推劾繼聞朝廷只送發運司躉量尋再

具狀論列未蒙施行竊慮朝廷不欲輕信偏辭
遽與詔獄然無告之民不遠數千里赴愬省部
以情度之不應全然虛妄緣本路監司見朱迎
等訴牒不為受理即是各有妨礙而轉運與發
運司自來職事相干今若委之根究深慮顧惜
人情滅裂其事欲望聖慈詳酌特降指揮令自
朝廷選差公方正直不畏強禦之人前去體量
所貴遠民屈抑有所伸雪

貼黃

據朱迎等狀稱已經蘇州及轉運提

刑司陳訴並不蒙依公施行今來若
只下本州及監司體量必恐護短遂
非曲為蔽匿淹延刑禁虛煩行遣欲
乞朝廷詳酌選擇官吏置司推劾所
貴易見情狀不失其罪

第四

右臣近以章惇用賤價買百姓抵當田產致朱
迎等經戶部陳訴尋具論列乞按行劾比蒙朝
廷下江淮發運司考驗虛實竊聞本司所委體
量官止於崑山縣取索公案看詳遂具回奏以

謂買田之事雖有實狀而於條法別無違礙臣竊謂姦吏附會權勢暴奪良民必不肯於案牘之間明著逼脅之迹徃徃假託公道招撫他故使無辜之民不勝刑禁然後命狡獪之吏取責情願出賣之狀則是外無違法之形而內有奪民之實也今若信其文具而不原其本意則遠民屈抑終無所伸須至辨明以破其妄檢徃編救節文侍從官徃制以上不得廣置產業與民爭利臣前章所言者止據朱迎等四戶訪聞發運司体量到乃有二十一戶是舉蘇州之內

官賣田產皆惇所有也自來州縣估計抵當物業止約一半之直蓋官司防異日失陷之弊不盡用本價今惇利其甚賤公違條制劫持州縣侵害細民爭利之罪孰大於此臣又檢徃律文祖父母父母在而子孫別籍異財者徒三年若祖父母父母令別籍者徒二年子孫不坐臣謂惇用其子承事即撥之名投狀承買使臣初不預聞則援宜得罪將惇自為之則咎將誰執况朱迎等狀內陳其矯妄之事條目甚多此四人者粗有農糧故不遠數千里求直於省部其餘

貧病之徒不能自給斂手去業遂至流亡
陛下可不念之乎臣聞西漢軹有儒生侍使者
坐客譽郭解生曰解專以姦犯公法何謂賢解
客殺此生吏以責解解實不知殺者殺者亦竟
莫知為誰吏奏解無辜御史大夫公孫洪議曰
解布衣為任俠行權以睚眦殺人解不知此辜
甚於解知殺之當大逆無道遂族解臣竊謂惇
嘗為執政非特郭解匹夫之比也州縣畏惇之
勢迫逐平民使之失職而惇不顧國法並以賤
價易其田宅又非郭解之不知也今若以姦吏

舞文粗能應法害民之實略而不問恐非春秋
誅意不誅事之義伏望 陛下詳閱朱迎等四
狀事理特降指揮劾本縣官吏挾情不公之狀
按惇矯詐亂政之罪明正典刑以戒天下其蘇
州及本路監司不受朱迎等辭訴亦乞並行黜
責所貴權豪知畏遠民安堵

第五

右臣伏見去年十二月內蘇州崑山縣人戶朱
迎等經戶部論訴章惇強以賤價買百姓抵當
產業遂具論列乞正其罪自後蒙朝廷委發運

司考驗虛實今年正月間本司体量奏到事狀雖依違滅裂不盡本情然其大槩已見朱迎等所訴不至誣罔如惇用其子承事即援之名按狀承買官賣田產共二十一戶皆有按據最為要切臣以謂章援不告其父私成交易則當得別籍異財之罪若惇假託名目則自有降等之法兼諸育狀內亦指定下狀之日援方在京就試則惇之矯詐又甚明白遂以合用敕律奏聞必謂便可議罪今已累月未蒙施行上下畏惇一至於此按惇閑居里閭不與政事而氣醜凶

暴官司嚴憚寧屈陛下之法不敢逆惇之意使惇有權得行其志則天下之弊將如何哉今体量到事迹既皆有實無可疑緩而故為留滯臣恐有與惇陰為地者更相搜摘細故會問徃復則明堂赦恩必遂原免然則大姦何幸而平民何不幸也伏望聖慈詳此事理明敕三省早令結斷其州縣監司不受朱迎等訴狀亦乞特行降黜所貴亂政跋扈之臣屈法阿私之吏知有典刑易為制御遠民屈抑有所伸雪

第六

右臣伏自去年十二月後來累曾劾奏章惇劫持州縣不顧國法強以賤價買百姓抵當物業遂致朱迎等四人不遠數千里赴愬省部後來蒙朝廷下發運司体量已有實狀而遷延半歲未蒙施行臣前月二十二日延和殿再具奏列伏蒙宣諭便令結斷又今踰月未覩指揮臣竊以惇氣燄凶悖陵暴寡弱詎以男名廣置田產公然別籍殊無忌憚罪狀顯著曾非隱伏而尚書省曲為留滯以幸赦宥甚非所以稱陛下仁愛元元之意伏望特降睿旨早正共刑

庶幾亂法跋扈之臣不至幸免遠民屈抑有所伸雪取進止

第七

與諫議大夫梁燾左司諫吳安詩同奏

右臣等伏見章惇在蘇州日強以賤價買朱迎等抵當田產自去年十二月後來右正言劉安世累曾論列蒙朝廷下江淮發運司体量皆有實狀近日竊見敕斷罰銅十斤臣等按惇嘗備執政固宜奉法循理尊君愛民而氣燄凶暴劫持州縣貪利無厭使人失職原其不畏國法之意蓋有陵蔑朝廷之心而所責太輕未厭公議

况惇與蔡確黃履邢恕素相交結自謂社稷之臣天下之人指為四凶若不因其自致人言遂正典刑異日却欲竄逐深恐無名伏望聖慈特賜詳察明降指揮候惇服闋特行廢置所貴姦家屏息永絕後患

第八

與諫議大夫
梁燾同奏

右臣等昨以劾奏章惇強用賤價奪民之產朝廷体量得實止斷贖銅十斤罰不當罪尋具論列今已踰月未蒙施行臣等按惇用其子承事即援之名承買朱迎等田產而下狀之日惇父

尚在檢准名例律疏謂祖父母父母在子孫無自專之道而有異財別籍誠無至孝之心名義以之俱淪情節於茲並弃稽之典禮罪惡難容二事既不相須違者並當十惡推原法意正為惇設為子事父而用意如此不孝孰大焉至於惇慢帷幄之前殊無人臣之禮交結蔡確造播姦言貪天之功徼幸異日為臣事君而處心如此不忠莫甚焉臣等按惇之罪寔人倫之所共弃王法之所必誅投之四荒始能塞責贖金輕典衆謂失刑伏望聖慈深賜省察依近日刑恕

例不候服闋預降責命所貴邪正明辨奸匿知畏取進止

第九

與諫議大夫
梁燾同奏

右臣等近已累具論奏章惇罪名未正款乞別議竄黜至今未蒙施行臣等伏見監司郡守以下不受朱迎訴狀並行責降令丞違法授給田產亦已衝替檢准編勅節文衝替比徒一年臣等竊謂原心定罪故有重輕據事約法亦分首從今干繫官吏皆因惇以致罪而又處徒坐惇係首惡之人乃止贖銅十斤事理顛錯亦已太

甚况下狀之日惇父尚在而別籍異財事狀著明考按律文罪入十惡愚民冒犯猶有常刑惇為大臣天下所望而虧損名教絕滅義理止從薄罰何以示懲臣等竊謂聖人制法惟務至公若行於匹夫而廢於公卿伸於庶民而屈於貴近此乃姑息之弊政非清朝之所宜行也按惇父在而別籍合徒三年既犯十惡即議請減贖一切不用未委前日所斷援引是何律令伏望陛下深賜省察出臣等此章詰問執政如律文別有衝改臣等妄言即乞明行罔上之戮若大

臣別無異說即乞坐臣等章疏以正惇罪仍依
近降聖旨不用赦原但能稍正典刑庶幾不屈
清議惟冀出於宸斷早賜指揮

第十

與諫議大夫
梁燾同奏

臣等向者數曾論奏章惇罪名未正今已累月
未蒙施行臣等按惇於元祐二年二月十四日
用其子援之名承買諸育抵當田產至五月十
六日方丁父憂即是投狀之日惇父見在推攷
事實別籍甚明據律定刑罪入十惡則議請減
贖一切不用雖經赦宥無得原者庶人之愚或

有抵冒朝廷行法未始少私惇位大臣為民所
望而絕滅義理貪利無親止令贖金是亂典憲
臣等竊謂君子犯義小人犯刑古之聖賢以為
深戒若謂惇為君子邪今則犯義矣以惇為小
人邪今又犯刑矣二者均不能逃聖人之誅則
朝廷何憚於惇而廢 祖宗之法伏望

陛下出臣等此章送刑部定奪若律文曾經衝
改引用不當即乞正臣等妄言之責如勘會惇
投狀月日係丁憂之前委是父在別籍異財即
乞依律斷罪所貴法令畫一天下信服取進止

第十一

右臣伏自去年十二月後來十次論奏章惇買田不法等事雖蒙朝廷節次施行而惇之罪名今猶未正遷延周歲竟至經恩公論難安須煩天聽臣聞議者以謂從來大臣不欲與衆庶交易故託子弟以立文契臣以為不然祖宗之制惟戒從官以上不得廣營產業與民爭利苟非殖貨太甚則是法所不禁若身為大臣欲避好利之名而使子弟侵刻下民乃是陽為應法而陰縱貪鄙欺君犯義無大於此借如或者之

說須無父况方可別立名目今惇父尚在而下狀之日乃用其子上虧孝敬下失義方庶人之愚猶不至此大臣之體固若是乎議者又謂惇已不帶職及有旨候服闋日與宮觀差遣足以示懲不必深責臣亦以為不然惇之不得職名自是朝廷以其無禮於兩宮黜之外補故不用執政善去之例後來惇以便親為請遂得提舉洞霄官方 陛下聖政日新姦邪屏息如惇等輩自知罪惡貫盈必求退縮將來終制方且自陳而乃以宮觀授之正是中惇之意恐不足以

當今來所犯之典刑也臣伏見兩浙監司及蘇州崑山縣官吏以畏惇之威奉法不謹朝廷体量得實並已斷遣輕者贖金重者衝替檢隄編勅節文衝替比徒一年臣竊謂原心定罪固有鉅細據事約法亦分首從今有司依阿廢職誠不可恕然皆因惇以致罪而反處徒坐又無降聖旨不許原赦即是干繫官吏獲譴反重於惇矣惇以前執政之勢劫持州縣殘害平民貪利無親不畏國法既係首惡之人乃止罰銅十斤即是惇所得之罪反輕於干繫官吏矣倒置如

此公議謂何臣聞自責罰本踞監司後來至今訟者不已蓋惇平日恃權暴橫人不敢校既知朝廷特為伸理是以兢來赴愬為民之害如此之極何可貸也伏望聖慈以臣劾奏著之責辭或令降官或俾分務但能不失有罪足以稍正國體惟冀出於宸斷早賜指揮取進止

論盧秉責命不當事

右臣伏聞累有臣僚論列盧秉昨在兩浙推行權益之法務為慘刻殘害一踞比蒙朝廷下本道根究皆有實狀而害民之甚者自行法以來

其所配流一萬二千餘人如聞寬恩止落學士
猶以待制提舉宮觀中外之議皆謂未安伏惟
聖朝愛養元元不欲一物失所而秉出將使旨
總按一道未聞宣布惠澤與利除害而專為身
謀不顧義理罔上以虛課霄下以苛法愁苦之
聲溢於道跣議者皆謂誅剝培克與吳居厚略
同而峻刑害物則又過之雖降一官尚玷侍從
恐無以戒戢暴慰塞民情伏望聖慈詳此事
理比附吳居厚例重行黜責以答公議

第二

右臣近嘗奏論盧秉昨在兩浙專主鹽事殘民
害物遺毒累年迺者朝廷体量得實謂宜重貶
而止落學士猶以待制提舉宮觀竊恐無以戒
戢茲暴慰塞民情乞依吳居厚例特行竄黜伏
聞續有指揮令展二年磨勘罰不當罪士論未
平是敢罔避再三塵瀆天听按秉推賣鹽貨峻
刑奪民無辜流死以數萬計老稚轉徙號呼盈
路比屋憤怨思食其肉上賴累聖德澤深厚是
以人心卒無異志昔吳居厚之在京東培克太
甚歛怨於民 陛下踐祚之初責授散官遠郡

安置天下傳播莫不欣喜秉之刻剝無異居厚而猛暴殺人實又過之不伏重誅已為寬典尚玷侍從何以示懲臣伏觀 祖宗以來尤以失入為重彼執法之吏不明微意誤寘一人入於深文大則追停小則降免今秉奉使故設苛法多殺平民非特失入一人之比也而朝廷責命太輕未厭公議非所以示 陛下仁愛元元之意伏望聖慈檢會臣前奏重行貶竄以慰民望

第三

右臣近為體量到盧秉向在兩浙專主鹽事設

法苛曾流毒一方而朝廷責命太輕未厭公議臣已兩具論列未聞指揮施行切緣盧秉奉將使指專為掎克使無辜之民流離轉死冤號之聲盈於道路盖有甚於吳居厚者矣且兩浙京東皆 陛下之民而秉與居厚酷暴之狀相若一則貶為散官安置遠郡一則尚列侍從提舉官觀同罪異罰恐非至公之道伏望聖慈檢會臣前奏比附吳居厚例重刑竄黜以慰遠民之望

第四

右臣近為盧秉責命太輕未厭輿議臣已三具
論列未蒙朝廷施行如秉苛管酷烈之實遠民
怨苦冤憤之情前奏言之已詳不復條列而臣
尚有未盡之意更為 陛下陳之臣聞人君之
柄莫大於賞罰而所以行之者必主於公平傳
曰功同賞異則勞臣疑罪鈞刑殊則百姓惑蓋
不能處之以至公則天下不得無疑惑之心也
今秉之罪狀顯著非在重輕疑似之間考之近
例又有吳居厚散官安置之比而諫官御史交
章彈劾未見尽行其言朝廷何憚而不正典刑

以謝東南之民乎臣之所論非苟欲奪秉寄祿
官而已蓋秉之殘民害物甚於居厚而尚為待
制提舉宮觀罪鈞刑殊臣恐無以解天下之惑
也伏望 陛下檢會臣累奏事理削秉侍從之
職以慰人望

論謝惇賜進士出身不當事

右臣伏見朝廷近復制科祕閣所試之人皆不
應格 陛下方務獎進人材不欲並行黜落曲
收謝惇以為天下學士之勸而惇廷試之策往
往不能奉承清問率意妄言固多踈略有司考

覆既不入筭 陛下特賜進士出身擢為輔郡
幕職聖恩優異極踰涯分臣亦上體朝廷之意
不敢別有論列而近見棕申尚書省辭免新命
狀乃云所有誥勅未敢祇授以祇為祇以受為
授虛薄寡聞一至於此昔唐之省中有伏獵侍
郎為嚴挺之所譏而罷今 陛下方當右文之
代初復制舉豈容有祇授賢良乎臣恐播傳寢
廣實累修潔博習之舉伏望 陛下懲其淺陋
稍損誤恩追寢棕進士出身以塞公議

第二

右臣近嘗奏論謝棕荒陋寡聞有辱賢良之舉
乞追其進士出身以慰公議今已累日未覩朝
廷施行臣聞祕閣程文已不合格而有司特為
奏請乞與假借 陛下曲令收錄為後進之勸
而廷試之策紕繆益甚考官范百祿自有章疏
歷陳其尤亡狀者凡數十條而棕申尚書省狀
又以祇為祇受為授士論喧然無不傳笑伏惟
陛下即政之初興復制舉屈萬乘之尊親策於
庭而棕之荒虛字猶未識騰播天下豈不辱國
超循一資已足示勸更竊名第寔恐太優况棕

告辭亦無賜出身之意伏望聖慈檢會臣前奏
事理早賜施行

盡言集卷第五終

